

周民震著

春晖

电影文学剧本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春晖

周民震 著
电影文学剧本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4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个剧本描写的是—班高中生毕业前夕的学习生活。通过对覃健、钟晓星、凌燕等中学生不同性格的刻画，特别是着力塑造出一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班主任——凌老师的感人形象，表现了同学之间、师生之间的崭新关系，揭示了人物的心灵美，歌颂了克己为人的共产主义思想。

作品题材新颖，语言流畅，富有鲜明的时代感，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责任编辑：王家龙

春 晖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：2¹/2插页：2字数：50,000

1984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7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36 定价：0.25元

1 朝暾始上，烟霞散彩。

初春的南方城市，披翠缀红，鸟语花香。

公园僻静的一角，竹篱围成的院子，是一个专门栽培花卉的苗圃，各色名花佳草，争芳竞艳，尽态极妍。红遮绿掩之中，有一座白墙灰瓦的简易平房，这是老花匠覃斌的住所。

覃斌的儿子覃健背着书包走出门来。他十七岁，长得方头大脸，腰壮背阔，憨厚之中透出一股坚毅的倔强。

覃斌拿出一件新买的尼龙夹克衫追出来，说：“阿健，快换上。”

覃健身上穿着一件土蓝布衣服，答道：“行了，我都穿好了。”

覃健的妈妈一边梳头，走出来说：“头一天来城里上学，别让同学说你是个乡巴佬。”

覃健笑着挥挥拳头说：“谁敢说，让他尝尝这个！”

妈妈告诫地：“你可别闯祸。”说着用木梳把他蓬乱的头发刮了两下：“象个野人！”覃健挣脱就走，覃斌忙招手喊道：“等等，我带你去！”

覃健边跑边答：“我又不是上幼儿园，你送小妹去吧！”

覃斌夫妇看着覃健壮实的背影，觉得很宽慰。覃斌：“这些年，也难为你在乡下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了。”

覃妈妈：“这下好了，总算一家团圆了。”

2. 飞红流绿的林荫道上，行色匆匆的人流车队，往来如织。上班的，上学的，买菜的，摆摊的，每个人都在迎接繁忙的一天。

神朗气清的覃健走在路上，春风拂面，朝气勃勃。他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四顾不暇。见路旁打太极拳的老人，颇觉新鲜；见剧场门口的大幅广告也饶有兴趣；甚至对风驰电掣的摩托车也不放过地瞟上一眼。

3 南宁市第三十二中学的大门口，拉了一条大红横额，上书“欢迎同学们进入新学期！”几个大字。

高二甲班的班主任凌老师站在校门前，象在等待什么人。来校的学生，都恭敬地向他打招呼：“凌老师好！”

凌老师笑容可掬地：“同学们好！”

凌老师瘦高个儿，四十多岁，稀疏的头发和过多的皱纹说明他经历了过度操劳的半生。而从他熠熠生光的眼里，却又闪现出精力过人的神采。在他不说话时，冷峻的脸上，有种一丝不苟的威严，但只要一开口，那一脸冰霜就顿然消融，而代之以春天和煦的阳光了。

教数学的李老师走进校门，问道：“老凌，你在等谁？”
“一个刚转学来的同学。”

4 覃健走在路上。他发现前面路旁几个人围着一架装满成衣捆的木板车。好奇心驱使他挤进去。

原来是拉板车的中年妇女倒卧在地。有个年轻姑娘正俯身询问她。

中年妇女呻吟地：“我原来常有腰骨疼，刚才一使劲就闪着了。”

围观的人都抱以同情的态度。

年轻姑娘：“谁帮个忙，扶到医院去。”

覃健弯下腰，和姑娘一起把中年妇女扶了起来。

5 热气腾腾的校园，充盈着笑语欢声。春风满面的男女学生，在花光树影中成群结伙地徜徉。有言欢的，有游戏的，有运动的，有背英语的，戴红领巾的初一学生，在欢跃地追逐着。

“叮叮叮……”电铃声响了。校园里星散的学生，象士兵听到了庄严的命令，迅速跑回自己的教室。一刹那，整个学校鸦雀无声。

6 站在校门外的凌老师看了看表，向远处眺望了一眼，只好失望地回头，向自己的教室走去。

高二甲班的同学早已坐好等待着，当凌老师走进教室时，全体同学整齐地起立。

凌老师习惯地向全体扫视一巡，然后满意地说：“同学们好！”

“老师好！”同学们坐下了。

凌老师：“同学们，这个学期是你们中学时代的最后阶段，除了要赶课程外，还要复习整个高初中功课。时间非常紧。无论是考上大学或者进入社会工作，都应该以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在人生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……”

“报告老师！”满面汗珠的覃健，气喘咻咻地站在门口，把全班同学的视线都引了过来。

凌老师以略带责备的口吻说：“快进来吧！”

覃健惶然走进教室。

“为什么迟到了？”

覃健一时不知怎样回答，支吾地：“我……在路上……后来……”

凌老师见他神态窘迫，又以体谅的语气说道：“大概走错了路吧？……”

此刻，同学们窃窃私议地评头论足起来。

瘦长精灵的男同学黎明与前排同学甲说：“不会走路乡巴佬。”

衣着入时的女同学陆霞用笔在一小片废纸上写了“Calf”，递给后排女同学李芸。李芸念：“卡尔夫，小牛。”

陆霞指了指覃健，李芸会意后扑嗤一声笑了。

只有一位娟秀沉静的女生钟晓星没有反应，她漠然地抬眼瞄了覃健一瞥，又埋头争分夺秒地照旧看起书来。

凌老师：“这位是刚转学来的覃健同学，他原来在壮族山区里上学，是个优材生，三好学生。”

李芸向钟晓星：“优材生，小心把你比下去了。”

钟晓星轻轻一笑：“你看他行吗？”

凌老师：“同学们，我们鼓掌表示欢迎！”

教室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覃健被意外的掌声怔住了，失措中想举起右手表示答礼，立刻又觉不妥，缩回手来。他急中生智地忽然立正，向同学们深深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，并以宏钟般的大嗓门说了一句：“各位同学们好！”

他那出人意料的憨拙的行礼和问好，引起同学们一阵善意的哗笑。

钟晓星抬起头来，忙问身旁的李芸：“大家笑什么？”

李芸笑说：“精彩的镜头！”

陆霞回过头来，夸张地学着覃健的腔调说：“各位同学们好！”

钟晓星也忍不住抿嘴笑了。

覃健被指定与黎明同坐。

黎明不无轻蔑地小声命令道：“跟我坐，得听我的。”

覃健扫了他一眼，没理会他。

黎明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：“听不懂吗，乡巴佬？”

覃健怒火陡起，旋又克制着自己，也在纸上写了三个字：“老实点！”

黎明气得把纸揉碎，狠狠地低语：“要较量较量吗？”

覃健再没有理他，把视线转向讲台，看得出来，他在压抑着满腔燃烧的怒火。

7 下课后，当凌老师走到教研室门前时，甘副校长迎面过来，说：“凌老师，刚才市二医院来电话，说你爱人住院了。”

“啊？！”凌老师惊诧失声。

8 下午的文体活动课，校园、操场到处都是运动和游戏的学生。

在校园偏僻的一角，围墙下的树丛中，黎明脱下衣服，光着膀子站在覃健跟前，摆出猴拳的架势。

覃健：“你真要较量一下？”

黎明：“别废话，把上衣脱了！”说着耍了两手猴拳。

覃健脱了上衣，露出一身健壮的肌肉，把黎明吓住了，锐气已泄了一半。

黎明色厉内荏只虚张声势：“你先过来！”

覃健稳如泰山：“你先过来！”

两人对峙了一会儿，谁也没有靠近一步。

覃健见黎明精瘦的个儿，忍不住笑了。

黎明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覃健：“还是别较量了吧！在乡下，我能把一只小牛举起来。”

“吹！”

覃健走过一边，把一块足有七、八十斤的大石头捧起来，一使劲，举在头顶，然后向墙脚处扔去，发出震动大地的沉重之声，扎进土里足有半尺深。

当覃健拍净手中的尘土回过头来时，黎明早已无踪无影了。

9 教室里鸦默雀静，只有钢笔写在纸上的沙沙声。今天是作文课，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：迎春有感。

喧腾的校园，与静谧的教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除毕业班以外的全校师生，正扛着锄、锹，挑着树苗，去参加植树活动。他们列着整齐的队伍，唱着歌，激荡着奋跃的情绪，鱼贯地走出校门。

火热的场面并没有使平静如水的教室引起一点涟漪。只有覃健的心似乎被一股力量牵动了，他侧脸凝注着窗外几个扛着树苗的“红领巾”，忽然使他想起了一段童年的生活。

10 回忆：

也是一个春光融融的日子。在碧峰翠谷，山溪淙淙的壮乡，有一个光秃的土坡。坡上插上了一块新木牌：“红领巾林区”。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正在坡上植树。有的挖坑，有的种苗培土，有的浇水。从临坡香蕉林里传来了摘蕉姑娘们唱的多声部壮族山歌，婉丽抒情，和谐动听，给万物孽孕的春景增添了盎然生气。童年的覃健挖坑时发现一只大蚂蚱，便扔下锄头追捕而去。留下了一个只挖了一半的小坑。

贪玩的覃健越去越远，捉了一只又捉一只，用竹筒装起来。

同学们种完了树集队准备回程，发现少了覃健。老师向远处呼唤：“覃健——”，同学们也齐声呼唤：“覃健——”

覃健在远处草丛中听到了喊声，才猛然想起了植树的事。觉得自己错了，又羞于见大家，干脆伏在草里不敢应声，等同学们走了才悄悄地爬出草丛。

覃健走到自己挖坑的地方，拾起锄头，使劲挖起来，象自己给自己惩罚似的一连挖了好多树坑，顾不得大汗淋漓，也顾不得日落西山，直到种下了树苗，培好土，天色已经刷黑了。这时，一阵闪电之后，雷雨袭来。电光中闪现出老师的身影，他正冒着雷雨向土坡跑来，无限欣慰地搂着覃健。他们看着新种的树苗饱吸着甘露般的雨水时，不由甜甜地笑了……

11 回忆毕，教室里。

甜甜的笑意留在覃健的脸上，窗外校园里已空荡无人，平静的气氛使他心中的激情更为涌动。他不假思索地站起来，率真地提问：“凌老师，为什么我们不去植树呢？”

问题提得那么突兀，顿使满座惊异。

凌老师直率地：“这是学校的安排，我也回答不了。还是先做作文吧！”

覃健只好坐下来，略加思索，便下笔如飞，象滔滔的激流，一泻千里。

这时，钟晓星已经写完了作文，走上讲台交给凌老师。她的捷才吸引了许多同学钦羡的目光。

只有黎明不服，泄气地嗟叹自语：“又让她抢了第一。”

覃健不解地望了望他：“谁？”

黎明：“钟晓星，她连续两学期当了班里的一号种子，你说，叫我们男同学窝不窝气？”

12 一个宽敞的套间。客厅里，钟晓星和妈妈、弟弟正在吃饭。

四十出头的妈妈，名叫陈淑珍，是百货商店的售货员，面白唇红，体态微胖，流露出一副心高气傲的优越感。晓星的爸爸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干部，常出差外地工作。当弟弟的筷子伸向晓星面前一蛊炖猪脑时，淑珍无情地把它

拨开，说：“猪脑炖天麻是给你姐姐吃的，她要考大学了。”

“妈！”晓星反对地：“让他吃嘛！”

淑珍：“我起了三个大早才排队买到的，都说专补脑子。”

弟弟显得很不理解，嘴巴噘起老高。

淑珍挟了一块肉给弟弟：“吃肉也一样。小弟，你也要懂点事了，现在我们全家的最高任务就是要保证姐姐考上大学。”

“妈，放心好了。”钟晓星充满信心地说。

“别麻痹，这学期才是关键呢！吃了饭把作业本拿给妈看看。”

小弟：“我去拿。”说着跑去拿书包。晓星去阻拦，说：“你少管我的事！”

小弟已拿出晓星的作文草稿本，扬起说：“作文草稿本。”晓星追去夺，小弟围餐桌跑。陈淑珍拉住晓星，说：“就让他念一段给妈听听。”

小弟清了清嗓子，朗诵地：“春风唱起了欢乐的歌，春水荡起了多情的笑，红了百花，绿了树梢，苏醒了大地，灌醉了春苗。啊！春来了！春来了！……”

妈妈和小弟情不自禁地喝彩鼓掌：“真美！”“准捞第一！”

13 一间狭长而潮湿的房间里，用两个破旧不堪的木柜从中隔开，这就是凌老师的家。里间是凌老师夫妇的卧室，除一张大床外，便是堆积如山的杂物；外间是他女儿

凌燕的卧室。窗前一张方桌，既是吃饭的餐桌，又是批改作业的办公桌，还是凌燕复习功课的书桌。房外对面，自己用木板和油毛毡搭起了一间小厨房。

入夜。凌老师在一盏不太亮的电灯下批改作文。他那专注的精神，凝聚在微蹙的眉头上，随着嘴唇默念时的翕动，笔尖慢慢地移动着。

凌燕手里拿着空饭盒从医院回来。

凌燕已满十七岁，生得聪慧而娴淑，温良的眼神里蕴蓄着深沉的思想。去年没有考上大学，现正在一所全日补习班里学习，准备迎接新的高考。

凌老师抬起头来，关切地问：“你妈好一点了？”

凌燕忧郁地摇摇头：“还那样。……爸，以后别让妈再去做临时搬运工了。”

“我说她多少次了。”

凌燕无奈地叹口气，疲倦地坐在桌前。凌老师为了扫除女儿抑郁的情绪，满怀希望地：“等她病好了，我们组织联合战线监督她。来，抓紧复习功课。今年，你是有希望考上大学的。”

凌燕摆开作业本，开始复习功课。凌老师又钻进那一颗颗童心谱写成的作文里。此时，屋里一片寂静，好象一切烦扰都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忽然，凌老师陶醉地自语：“好文章！”

凌燕抬头问：“又是你那得意门生钟晓星？”

“不是她。一个刚转学来的男同学。构思别致，笔调清新，是篇散文佳作，你看看，……”

凌燕拿过作文本，默读起来，不禁眉飞色舞，啧啧赞叹。

14 教室里。凌老师在讲评覃健的作文：“覃健同学的这篇作文，通过他童年时参加一次植树活动，生动地描述了春天给一颗童心留下的深深印迹。情景交融，含意深刻。文章的最后还写了他几年后离开亲手植造的杉树林时的心情。情真意切，韵味无穷，大家听我念这一段：‘春天来了，又去了。不，它没有去，它常驻在小树林里，瞧，那郁郁葱葱的绿叶，不正闪耀着青春的美吗？当我和山乡告别的时候，我依恋地徘徊在它们身边，流连忘返。它象是我童年的朋友，伴着我一同长大；它又象春天的脚印，留在祖国的大地上，更留在我的心灵里。’……”

结合着作文的内容，画面上出现：

壮乡迂曲的山路上，一架牛车在缓缓行进。覃健和妈妈、小妹坐在车上，向家乡的一草一木投以惜别的目光。忽然，覃健跳下牛车，奔向一片青葱的杉树林里，那是他童年时植树的土坡，那块写着“红领巾林区”的木牌虽已残旧，但字迹仍依稀可辨。覃健感情激越地抚摸着一株株壮实的树干，深情地闻着那沁人心脾的清香。这时，在那茂密青翠的香蕉林里，似乎又传来摘蕉姑娘多声部山歌，浓郁的乡土风情，使他更留恋这些与他一同成长的杉树林。

了。他折下一枝小小的杉叶，吮吸着杉叶滴下的露珠，然后以徐缓的脚步，徜徉林间，流连忘返……

当凌老师念完覃健的作文时，全班同学不谋而合地鼓起掌来，赞叹的议论四起。

黎明的掌声鼓得最响，并向覃健由衷地说：“好样的！为我们男同学出了口气！”覃健用手肘轻捅了他一下，表示亲善和解了。

陆霞回头，半赞赏半讥诮地：“想不到这Cai的肚里不全是草啊！”

李芸真诚地：“人家是内秀嘛！”

只有钟晓星没有鼓掌，她满面羞红，内心隐痛，不以为然地：“是吗？”

陆霞忽然发现晓星的眼眶里，荡漾着两汪晶莹泪水。惊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晓星掩饰地低下头去，两颗泪珠滴在裤腿上。

15 放学路上。

钟晓星甩开大家，独自匆匆走在路上。内心独白：“我为什么感到有一种揪心的难受呢？是嫉妒吗？……不，我不承认。我象是受了一场羞辱，……好吧！这场比赛刚开始，就算一比〇，往后见高低……”

16 校园里。嘉树成荫，景色清幽。

十几个男女同学围在一张石桌旁，正在听李老师兴致勃勃地讲话：“我在重点学校抄到一些立体几何的难题，对我们很有帮助。”

同学们在抄题。

李老师指着其中一道题说：“谁试着解解这道题。”

大家看着题，为难地面面相觑，无人应允。

李老师开玩笑地：“谁解对了，我给他个金鸡奖！”大家哄笑起来。

李老师幽默地：“别笑，我家里还真养了只大公鸡呢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大家笑得更畅快了。

李芸怂恿着钟晓星说：“晓星，拿下这个金鸡奖！”

陆霞对着晓星耳根说：“让那个卡尔夫见识一下。”

钟晓星向周围扫视了一巡，见大家都向她投以期待和信赖的眼光，便拿起粉笔，在石桌上唰唰地演算起来。

在钟晓星解题时，出现同学们一张张赞佩的面孔和李老师微笑的表情。钟晓星熟练地写了一大片，当最后写出答案时，李老师问大家：“ $1 / 48 a^3$ 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了！”有些同学回答。

李老师由衷地赞誉道：“解对了！如果大家都能象钟晓星那样，我保证高考榜上有名。”

钟晓星颇为得意，在覃健面前，总算扳回一局。但却故作自谦地说：“我这解法也许并不高明呢！”

陆霞趁机刻薄覃健：“哎！说不定覃健有更高的解法呢！”